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四

綫裝書局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鑾坡集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繫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
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
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東廷臣唯公最宜四
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
相賈似道拘留議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
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
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
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
命總管段祐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
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
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
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頗見焉遂奏于
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
其書上仁宗詔裝潢匠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
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桶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
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上者
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
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
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
之忠節耶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
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
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

信史者也。瀛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窓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于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

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髻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胷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却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蹙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潜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

後王先生將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鄉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荅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運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

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蕪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弼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醺代之頑童怒曰幾墮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曉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適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譁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允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弼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

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

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

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麗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欤且自重黎絕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爲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有序

漁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燁燁有奇策因拔寘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

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雋永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憫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恒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奕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趾美於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群彥右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湜溪郭氏游湜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關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况其體製音節變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

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
絕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恒滿府君坐阜比爲數繹
姓名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
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匯方提舉江西儒學延致府君爲
豫章學者師其劍馬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
卿出受承宣之寄欲猗府君以爲重玄纁束帛交致於門府
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
棄去方嶽大臣馳書與幣請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
迹丘園府君度其文高閣漫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
大夫耻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
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
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關
下獻之或指府君爲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瀕
行思母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穎兵動江南受禍

最酷一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九品官以歸初府君嘗出應鄉書不肯少貶以就繩墨故不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試輒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慕味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平命邪府君之先曰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兄漢中不知所終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天成皆以通經爲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浩能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選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天和生冕蚤以推擇爲郡曹掾遷海北憲史著廉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郭氏湜溪從女弟婦道毋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王氏子男子三長恂蚤世次愷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即工

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遲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圓女工
以其年月塋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塋
于屏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
史君歿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巖壑之險
絕濤瀨之危每涕泣呼天卒賴以濟類有物陰相之者為人
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髯昂然王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尤
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蟬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
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
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究獨
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藁者又若干卷傳學
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為最偉云濂聞王文憲公每疑秦
大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釐正之
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
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廖僊朱陵編觀之其說絕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恠而非之況詩之音節體製不可強同辨而正馬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泉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絕我心盡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廬陵有儒世守經畬有燁其芒兮疊矩重規擿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印兮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咏別類分章兮勢或犬牙正變紛拏大豬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王道孔昌兮其學之晞有聲四起衿佩瑤瑤兮孺嚳聖謨敷繹道樞

孰敢弗獲兮譬如衢尊飲者欲奔何用不臧兮卓爾先見即
知治亂覆謂爲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
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焜煌兮八尺之塋有山列屏千載其藏
兮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
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爲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
號爲小鍾蓋以繇爲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
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爲龍南人傳
至諱佃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
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千口群烏助之哀鳴
人爲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
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
集義旅爲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爲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

卷之二

身文集卷二

七

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
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
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
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
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
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月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
拔復知以紹述爲事昧爽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
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爲決科之
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
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爲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
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
君竭誠於至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
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
子而卒興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爲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

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爲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五頻卒無佞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粹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濂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德祥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塋于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